

汪丁丁 ● 著

Papers in Interdisciplinary Education



# 跨学科教育文集

**FE**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汪丁丁 ● 著



Papers in Interdisciplinary Education

# 跨学科教育文集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大连

© 汪丁丁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跨学科教育文集 / 汪丁丁著.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 - 7 - 81122 - 699 - 7

I. 跨… II. 汪… III. 跨学科学 - 教育理论 - 中国 - 文集  
IV. G30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5747 号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

(大连市黑石礁尖山街 217 号 邮政编码 116025)

总编室: (0411) 84710523

营销部: (0411) 84710711

网 址: <http://www.dufep.cn>

读者信箱: [dufep@dufe.edu.cn](mailto:dufep@dufe.edu.cn)

大连海大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发行

幅面尺寸: 170mm × 240mm 字数: 426 千字 印张: 22 3/4 插页: 1

印数: 1—3 000 册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贺 荔

责任校对: 齐 心

封面设计: 冀贵收

版式设计: 钟福建

ISBN 978 - 7 - 81122 - 699 - 7

定价: 48.00 元

# 自序

## 改造我们的教育

这本文集，专为东北财经大学的跨学科教育事业而编，它的主旨当然是“跨学科”教育，不是“应试”教育。自2006年开始，在东北财经大学，我们逐步落实跨学科教育理念。我们遇到的最难以解决的问题，不是学生的，而是教师的——寻求或培养一批不仅理解而且懂得如何实施跨学科教育理念的教师。

有鉴于此，主持东北财经大学跨学科中心日常工作的三位教师最终说服了我，从我以往发表的全部文稿中检索、编辑了这一文集，并在东北财经大学校领导们的全力支持下，由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我最初萌发“跨学科”设想，是在2000年。那时，我的家还没有从夏威夷搬回中国。客居海外，我阅读和思考较多的，是关于古典和未来的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主题。社会科学在古典时期，也就是在19世纪中期之前，尚未分化出“专科”。后来，由于市场秩序的扩展，物质领域的分工逐渐导致了知识领域的分工，确立了所谓的“大学分科制度”。

在经济学和思想史的视角下，大学分科制度一方面极大地加速了人类知识的积累，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免费午餐”，人类必须为这一制度支付代价。从目前的人类演化阶段推测，我们为“分析的时代”（史学家对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后半叶这一百年思想的概括）支付的主要代价之一，是“专家”失去了“灵魂”。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不可或缺地依赖于其他人的专业化生产和知识，同时也向其他人提供我们自己的专业化生产和知识。不过，这只是日常生活的三幅图景之一，我称之为“物质生活的图景”。另外两幅，我称之为“精神生活的图景”和“社会生活的图景”。

我相信，马克思在1844年撰写“经济学哲学手稿”时，一定对市场和专业化的代价有深切体会。在这部手稿的结尾处，他这样写道：“因为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了、替换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品质和人的品质的混淆和替换……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

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你对人和对自然界的一切关系，都必须是你的现实的个人生活的、与你的意志的对象相符合的特定表现。如果你在恋爱，但没有引起对方的爱，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爱作为爱没有使对方产生相应的爱，如果你作为恋爱者通过你的生命表现没有使你成为被爱的人，那么你的爱就是无力的，就是不幸。（《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

事实上，马克思论证了市场和专业化带给人类的四方面的异化过程：（1）劳动的异化——劳动必须成为雇佣的劳动而不再是具有创造性的“生活的第一需要”；（2）自由的异化——为了生活而出卖自由从而只能保持动物性的自由；（3）社会的异化——生存竞争使每一个人被迫倾向于反对一切其他的人；（4）人类的异化——任何人类群体都只是“物竞天择”长期作用的产物，从而不再是以创造自身为本质的生命物种。

只要劳动仍是雇佣劳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关于“主人—奴仆”关系的精辟判断就永远适用。至今，黑格尔的这一精神遗产，仍通过马克思的话语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力量影响着我们对当代世界的改造（[美]洛克摩尔：《黑格尔：之前和之后》，第三部分，柯小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虽然，我们尚未找到改造世界的正确途径。途径的“正确性”，一方面依赖于世界的样式，另一方面还依赖于人类的样式。假如很少有人能感受到马克思当时感受的异化之苦痛，那么，世界仍会如旧。假如我们改造世界的任何方案仅仅是脱离现实的乌托邦，那么，世界仍会如旧。

为使明天的世界更少异化之苦痛，为使今天的世界更可能找到正确的途径，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改造我们的教育。至少，我们的教育不应麻痹人类的心灵，不应继续复制没有灵魂的专家，不应继续灌输旨在维护既有秩序的意识形态。借助于我们相信其正确性的新式教育，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对现状不满，越来越多的人将敏感于他们心灵的苦痛，从而改造我们的世界才有越来越大的可能获得成功。

新式的教育，我们称之为“跨学科教育”，与专业化的“分科教育”相对而言。后者，经过许多年的积累，已有成熟的教科书体系从而可以有比较完整的考核体系。也因此，它逐渐演变为丧失了灵活性从而不足以应付中国社会急剧转型期各方面需求的教育体系，唯其如此，它才被称为“应试教育”。相对而言，跨学科教育的主旨，在于求解重大的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唯其如此，学生和教师可获得强烈的激励，为求解重大问题而学习或创建知识，为求解重大问题而跨越不论何种专业的领域。跨学科教育，因此没有也不会有成熟的教科书体系。因为在这里，教育行为总是由我们每一个人面临的重大问题指导着前行的，为了问题的求解，我们探

---

索，但不能遵循任何一套既定教材。

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教师和学生参与这样的新式教育，至少，将它视为对以往的应试教育的必要补充。

# 目 录

## 第一部分 理论

知识与信仰 .....	3
文字的代价 .....	17
理一分殊——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宗旨 .....	19
哈耶克《感觉的秩序》导读 .....	22
知识, 秩序, 悟性浅说——一份不断重写的读书笔记 .....	30
数学和社会科学方法的关系 .....	48
为《新政治经济学评论》序 .....	66
市场社会的道德基础——哈耶克“扩展秩序”思想研究通论 .....	68
“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 .....	85
谈谈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问题 .....	96
知识过程与人生感悟 .....	110
知识社会与现代教育的双重困境 .....	114
制度分析基础——一个反复思考的概论 .....	123
制度分析基础——一个面向宽带网时代的讲义 .....	132
探索面向 21 世纪的教育哲学与教育经济学 .....	160

## 第二部分 现状

当教育普遍失败之后 .....	173
启蒙意味着为科学划界 .....	175
为南怀瑾先生《庄子喃喃》写的荐语 .....	177
面向综合的时代——兼评《复杂》 .....	178
大学问与包容大学问的制度 .....	184
经济学的未来 .....	186
“释梦”百年(上) .....	189

“释梦”百年(下)	197
良序, 责任伦理, 以及市场经济的前提	204
寂静的与躁动的	207
行为学及神学视角下的经济学	209
什么是“精英意识”?	222
白芳礼的双重悲剧	224
三论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	226
行为经济学基本问题述评	236
寻找“下一个社会”的经济学	250
实践高于理论	252
激情、论说, 官僚铁笼	256
教育的问题	258
教育服务的公共物品性质	262
教育服务的社区性质	264
教育服务的特殊性	266
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	268
教育研讨会演说	270
教育与医疗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	281
愚蠢的教育管理者	283
再谈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教育——拟代“中学新课本辅助阅读”书序	285
关于安心之所的问题	289
假使寻不出路?	291
知识的私有化及其超越——序《读品 2007》	293
文凭的价格	296
生活、职称、逆淘汰及其他	297
常识, 假设, 真理	302
历史责任感其实是敬畏感	304
精英与市场	307
情志的消失——从两个人和两句话说起	309



### 第三部分 出路

关于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致潘校长 .....	313
关于跨学科教育致艾校长 .....	318
东北财经大学行为金融学实验班 2009 年招生简章 .....	321
东北财经大学行为金融学实验班 2009 年招生考试（笔试第一部分） 专业基础知识（或常识） .....	324
东北财经大学行为金融学实验班 2009 年招生考试（笔试第二部分） 中国社会与文化基础知识（或常识） .....	328
关于 CCER 经济学与社会哲学教育委员会的设想 .....	350
2009 年春季“人文与社会”跨学科讲座 .....	353

第一部分



跨 / 学 / 科 / 教 / 育 / 文 / 集



# 知识与信仰

2000年6月4日在清华大学的演说

知识与信仰，最直接的提问就是从“知识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开始。各位可以自己试着回答。首先要询问：知识本身就是目的吗？如果知识本身可以成为目的的话，那么我记得至少两个人说过的话，其一是尼采，在1900年。他说，直接的最真诚的求真知的意志，其结果是彻底的虚无主义。各位如果认为知识就是目的，也就是说生活是以知识为目的的，那么请听听尼采100年前说过的话，最真诚的求知意志必定导致彻底的虚无主义。因为具有唯一性的那种真理已经死了，真理只能是多元的。也就是说，已经没有整体意义上的所谓“真知”了，只有从每个人的特定角度观察到的知识和真理。所以尼采临死之前呼吁“知识要为审美留余地”。正如康德所说的：“要推拒知识以便为信仰留余地。”康德的这句话，我已经在今年《读书》2、3月份连载的《知识，为信仰留余地》里作了解释。我只想以这个问题开头。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提出来了，就是：知识的目的是什么。

有一种境界，就是王国维说过的，做大学问的三个境界。第一个境界我认为最重要：“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种境界是不是知识本身呢？按照大部分文人的理解，这种境界不是指知识本身，而是指知识的目的。有个研究中国画的先生对我说过，明清以降，没有国画，因为这些文人已经找不到“终极关怀”了。这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界的说法，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问题。如果知识分子没有终极关怀，他就进入不了这个“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境界，他的学问就只能是小学问，达不到王国维所说的古今成就大学问者所必经的那三个境界。

作为对知识目的问题的简短回答，我在这个引言里把它说出来以便各位思考和批评。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去年的《读书》4月号上也做过论述，在那篇文章的结尾，我回答了这个问题——关于信仰我能够说的只是一句话：“在知识过程的极限处，我们获得信仰。”当然，各位也可以争辩说“信仰”本身也是一种“知识”。不过这是另外的话题了，今天不讨论。

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是知识？”当然，我们在问这类问题的时候，已经陷入了一个圈套，一个很难回答的知识论陷阱。因为这类问题总倾向于把我们引到知识论的领域里面，而不再询问更高境界（视阈）里的问题。但是为了叙述，我们通常总是不得不先从“什么是知识”开始。

按照知识论的古希腊思想传统——这里我补充一点，大致上我们的“国学”里是不谈“知识”的，所以知识的传统可以认为是“西学东渐”的时候进入中国知识界的——当我们说“知识”的时候，当我们说知道了什么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要反思我们自己的确认，即“*How do I know that I know?*”（我怎么知道我知道？）这个问句从苏格拉底一直问到现在。

1994年哈佛的分析哲学教授奎因，写了一本《真理的追求》，把知识按逻辑实证论的传统以及在知识论争论中他自己的立场，总结为：知识不是疑问句，不是感叹句，而是“观测语句”（*observation sentence*）。也就是说，每一个观测语句就是一小片“*knowledge*”（知识），如果我们认为它可度量的话，可以分割成“一片”或“一项”知识的话。奎因的观点是，到了“观测语句”这个层次，“知识”就不能再细分了，知识的最细分类就是这些可以实证的观测和检验的语句。可观测语句必须是给定时空条件的具体的陈述句。所以可观测语句是沿着逻辑实证论的“原子分解”的思路给出的知识定义。这是90年代奎因的思想，也是当代最好的分析哲学家给出的看法。

一个可观测的语句，当我们问“*How do I know that I know?*”的时候，首先是把我们所知道的转换成可观测的语句，然后来检验。在检验的过程中，我们就进入了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一旦进入时间，它就成了一个 *process*，一个过程，所以它就叫做“知识过程”。检验的结果沿着时间的积累，就是关于这个观测语句或这个知识形成的传统，所谓“知识传统”。这是简单的定义问题。

当然一个知识过程，或一个可观测语句的检验过程，比如“天鹅是白的”——这句话是波普的否认主义理论里所说的“普遍主义的陈述句”，它只在波普的哲学体系里才有意义。而在英国经验论的思想传统里，“普遍主义”的真理观其实不是主流的看法。主流的看法是在检验“普遍主义陈述”的时候，必须把它投射到具体的时空中去。这在原则上是个无穷多次重复的检验过程（所谓“实验”），然后得到一个概率的分布，也就是哲学家说的“确信体系”。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检验过程——知识过程，对于这样一个知识过程或一个可观测语句的检验过程的理解往往需要回顾它的全部“知识传统”。从经验哲学的时代到今天，我们发现这样的知识传统或过程，它往往被人们简单地抽象为一个“概念”，以此来概括整个的知识过程。因为把“过程”简约为“概念”在表述上比较省事，比如，说“天鹅是白的”，其实说的是“这是一只白天鹅”这个观测语句的全部检验过程以及由检验结果累积起来的关于这个语句的知识传统，是整个“天鹅是白的”的无穷的检验过程。那里面所告诉你的人们看到过的所有天鹅的颜色，然后再汇总，求概率分布，从概率上来说，多大程度上“天鹅是白的”是正确的。所以对“*How do you know that you know?*”的回答，是一个概率的，或然的判断。

即便可以用抽象的概念来概括整个一项知识的全过程，但这只是在语言表述上

可行，在思想上，我同意奎因的看法，知识过程是一个有深度的过程，不可以被表述为平面化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几个简单的例子，例如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个概念：“幸福”。幸福是个概念，但对幸福这个概念的理解和把握显然是个时间过程。在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年龄，人们对幸福有不同的理解，这理解不断改变。类似的概念还有“爱情”、“自由”等。如果你从来没有感受过分离的痛苦，那么你能理解两情相许的幸福感呢？如果你从来没有体验过死亡的恐惧，那么你对生命意义的理解是什么呢？如果你没有经历过独裁专制的时代，那么你对自由的诉求是什么样的呢？如果你从来没有浪迹天涯，那么你对故里亲情的感觉是怎样的呢？所以知识是过程，是无法被静态的概念取代的过程。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换句话说，人们不可能通过对概念的把握，就一劳永逸地完成他们的知识过程，完成对知识的理解和把握。从这个看法——如果它是正确的话，我们就可以推论说，从概念到概念的阅读方式，从书本到书本的阅读和求学的方式是危险的，危险就在于你会放弃生活。而只有在生活中概念才会转变为知识过程，才不是静止的。这就是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再下面一个问题，我想说，如果知识是个过程，知识这个过程只能在生活中去把握、去积累，那么对概念的理解是怎样深化的呢？这可以说是个学习方法上的问题。我的理解是，生活必须要有变化，所以才是“常青”的。生活变化的动力从冲突中来。如果没有冲突，如果你的生活是未让你感受到任何冲突的生活，那么按照洛克的说法，人就没有任何勇气和动力来改变他的生活。所以你的生活就是苏格拉底所说的一只“未经反省的猪”的生活，很幸福，太幸福了，所以就没有求变化的动力，没办法反省人生。总之，生活的变化来源于冲突。

对大多数人而言，他们获得的概念都是从书上看到的，是别人写过的。对概念的理解他们只有通过自己对冲突的把握和体验才能够深化。让我解释一下，这有点生存哲学的味道。这个故事我讲过很多遍，这不是我的，是萨特在关于存在主义和人文关怀的那个演说里讲的。

在战时（反法西斯期间），有一个年轻的朋友来问萨特，说你是我们思想上的领导者，请告诉我该怎么办。我的困境是我的战友在山里跟法西斯打仗，同时我的母亲重病在床要我照顾，这时候我该怎么选择。萨特说，你只有自己选择。萨特的回答后来被解释成自由选择。在生存哲学那里，自由选择被看成是“不得不”的选择。其实，哈耶克早就说过，自由绝不意味着快乐。例如你可以选择劳动自由，但你必须承担失业的风险；你也可以守着“铁饭碗”，但没有你的“人力资本”的自由。

从康德的纯粹理性出发，我们知道——顺便说一句，康德是从过去到现代的里程碑，我们要判断“科学”的边界在哪里，就总是要回到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后一部分，他介绍了他所理解的辩证法的四个原理。他在关于宇宙学辩

证法的论述里说到什么是“辩证过程”：两个同等有力的理性原则发生了冲突，也就是说像这个年轻人面临的那两个选择，那两个选择在他那里是同等高尚的和同等理性的原则，他不可能同时满足这两个原则，别人无法帮助他。其实我们每天都有类似的处境，只能自己去思考，如果我们不能摆脱这种冲突，那就是毁灭；如果能够摆脱，如果痛苦足够强烈，能够激发我们的意志去超越这种正题和反题的冲突，那就是升华，至少升华一步，对爱情、幸福、自由等概念的理解就升华一步。这个过程就是冲突的过程，和对冲突的把握与超越现实的过程。我说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也是概念的辩证法。

冲突当然也意味着，由于像康德所说的“两个同等有力的理性原则直接的冲突”，意味着来自不同知识传统的冲突，这种冲突把一个人夹在中间不得不超越和毁灭的时候，这两个知识传统就会出现共生演化，共同向前走，因为你为这两个知识传统提供了你个人的体验和新的知识。别人就不能提供这种体验，因为别人没有这种激励。这里说的“知识”，它的来源只有三个：直接体验、间接体验和内省的体验。这是罗素的总结。

如果冲突意味着知识传统的共生演化，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讨论“对话”的意义了呢？对话就意味着知识沿空间的互补。在两个不同的知识传统里，还有不同代言人，那就是每个知识传统里的主流的声音。我们最好用“声音”而不用“人”来代表知识传统，因为声音是通过人来说的。这是福柯的看法，人只是语言的传声筒而已。当不同的知识传统里有不同的声音在逼迫着你的时候，你就承担了别人无法取代的创造性思考的任务，但你的思考同时也是不同声音之间的对话。比如你本人和不同“文本”的对话。当你发现这些文本提供的结论互不相符合的时候，就给了你自己一个 issue（论题）可以研究。“issue”就是，你发现了两个同等有力的理性原则，而这两个原则不一致，这时候就要检验这两个原则，通过检验来改变这两个原则所处的知识传统里的确信结构，就像“白天鹅”的检验一样。要么你就提出一个超越性的假设，来综合这两个同等有力但不一致的原则。这是一个被哲学家讨论过很多次的原则，我只不过是把人的生存问题引进来了。而且在我看来，没有生存的困境和冲突就无法解决这个辩证理性的共生演化的问题。

我们再看一下，如何把知识，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知识，放到西方的知识论的研究传统里面去。我试图找到一种字源学的支持，这样就更有说服力。“知识”的字源学考证，就同我在《读书》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所论，是来自于希腊语的“gnoo- (knowledge)”。这个词根在希腊语里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它最原初的含义，就是“私人性的”、“亲切的”；第二个层次是“记忆的”、“专家意见”；第三个层次是——我怀疑这是启蒙时代以后的理解，也就是现在人的理解——知识是“系统的”和“科学的”。在英文字典里，第二和第三个层次的意思仍很明确，但看不到第一个层次的意思了，因为现在的人已经把它忘掉了，因为语言的核心含

义总是处在分解、漂流、重组的过程中。而字源学的考证，这是海德格尔教给我们的，可以把这个核心揭示出来，因为在思想史上说，语言的历史是最不容易被污染的。这不是说语言不容易被污染，恰恰相反，语言每时每刻都受到污染。正是因为每个人每天都在污染语言，所以没有人想到去改变语言的污染（太不经济）。因此几千年来每一个单词所承受的污染，当你一层层地剥开它时，就构成一部非常客观的思想史。这一整套方法都是海德格尔用过的，我们只是学着用。

这样，通过“知识”这个字的字源学考证，我们看到在英文里，它的希腊文的第一层意思已经消失了，第二层意思正在消失，但在德文里还没有消失。德文里“知识”仍然有“私人的”和“亲切的”的意思。德文里和英文里的含义的差别是很关键的。因为对于汉语读者来说，同样翻译为“知识”，但是在德文里的用法是很不一样的，它具有完整的意义，而不像英文的“知识”那样被扭曲了、异化了。

现在，尤其是对人类学的反思，他们首先来反思一般的体系化的知识是不是恰当，也就是不要以武断的科学主义的态度来判断“人”的状况。我讲个真实的故事来说明“科学主义”的态度：某医院二层楼的监护室是专门接受垂危病人的，大夫他们有自己专门的医疗方法。但楼上四、五层是疗养病房，那里的大夫也有他们自己专门的医疗原则。二层的大夫与楼上的大夫的原则冲突在于对正常的“血糖”指标的判断。楼上的大夫说统计发现人们的血糖不应该超过6.2，超过之后，就应用胰岛素等药物把它降下去。有一个血糖10.2的病人经诊断后被认为明天就可以出院，仅有这一项指标不符合“标准”，所以他们就用胰岛素试图把他的血糖给降下来。结果第二天，病人生命垂危，紧急抢救，血压降到49，就送到楼下的重病监护室。重病监护室的大夫说他们从来不给病人降血糖，这不符合他们的医疗原则，因为每个人在统计上都有特殊性，特殊的人不应该服从统计的原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基础的血糖水平，随便调低就会出现生命危险。当然统计上的规律是，长期保持高血糖，会发生病变。

医学和其他的科学学派总是习惯在现代的含义上来运用他们的知识，也就是说，他们把知识过程给抽象为一个“概念”，而这个概念是静止的，不再是沿时间演变的过程。这个概念一旦提出，就为这个世界分类。比如“天鹅是白的”，和“天鹅不是白的”这样的类，就好像小孩子刚生下来，只认识他的母亲和不属于他的母亲的那个世界。他把这个世界就这样分成两块。等到意识再发展的时候，他才可能对这个世界再细分。但这个分类的过程一旦概念化后就静止了，于是他们只好依赖于统计的规律，不再拿人当“人”。人的个性就被扼杀了。这就是福柯批判过的：凭什么一群医生可以用他们的一般化的知识来指定某人是“精神病人”从而应该与社会的其他成员隔离开呢？你有什么权力这样做呢？

所以从福柯以来，人类学家开始作调查，发现这个世界上任何一项知识都是局



部点的、具体的知识。只有在 local（局部的、本地的、当下的）的情况下，知识才可能深化，也就是只有 local knowledge 才是真正的 knowledge。一旦我们接受了进入了并且沉浸在局部知识里面之后，这个知识的字源学考证，刚才说有三个层次，在前苏格拉底的时代，也就是私人的和亲切的意思，恰恰支持了“局部知识”的说法。因为当知识是局部的时候，你就可以作面对面的交流，可以进入直接的体悟，也就具有一种亲切感。知识对你来说是具体的而不再是抽象的。西方人对他们自己的知识论的反思和回潮，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着重地返回到 local knowledge 的概念上去了。

我们还没有说到信仰。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要先把知识过程推到极限。如果我们仍然不承认知识是有极限的，我们就得不到信仰。只有在认识到知识的极限之后，在试图向着“极限之外”去思考的时候，才获得信仰。

我上面讲的最后一个论点跟信仰已经有点关系了，当然，严格地说，信仰是不能用语言表述的。

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处在这样的困境中，就是说，知识或知识论是从西方来的。一方面我们没有本土的“知识”的源流——作为“*How do you know that you know?*”这个“苏格拉底问题”的知识，我们原本是没有的，这就是我们的“知识的贫困”状况。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如王国维说过的那样，西方人的知识大致上是“可爱的不可信，可信的不可爱”。它之所以“不可爱”，是因为它，如海德格尔批评的，“科学不思”，科学的知识，就其西方源流来说是“不会思考”的，它不向我们提供人生意义，所以它不可爱。这样，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感受到了这种知识的冲突，感受到了这种知识论里面的痛苦。这叫做“知识的贫困”状况。我们在这两个方面的知识状况，用一句话来表述就是“知识的贫困和贫困的知识”。这两方面，我们应当同时注意，因为如果忽视了我们“知识的贫困”，也就是不去增进我们的知识，那显然没有办法获得真正的自由。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略我们“知识的贫困”，也就是不能忘记有很多人生问题是知识不能解决的，而且恰恰是这些人生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的心灵。这类问题，就是信仰问题、道德问题。因为知识无法提供意义，所以它也无法提供道德判断，而人类又不能不关注道德与信仰问题。

我觉得我讲完了，因为我讲了“知识”的源流和状况，讲了“在知识的极限处我们获得信仰”。谢谢大家。

## 讨 论

问：可否谈一下东西方“叙事方式”的不同？

答：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个人理解，从古到今，人类的叙事方式有三类